

THE DAY OF THE JACKAL



# 豺狼的日子

[英] 弗·福赛斯著

胡 兵译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 豺狼的日子

[英] 弗·福赛斯 / 著  
胡 兵 / 译



珠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英]福赛斯著;舒云亮,胡兵,蒋沐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9 I.福… II.①福… ②舒… ③胡…  
④蒋…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SBN7-80607-686-7 IV.1561.45 ¥80.00元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2316号

###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豺狼的日子

©弗·福赛斯著 胡兵译

选题策划:成平 雷良波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2层)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珠海市柠溪路路桥大厦5楼)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75 字数:310千字

版 次: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8000

ISBN7-80607-686-7/I·269

定 价:80.00元(全4册·本册20.00元)

## 主要人物表

夏尔·戴高乐：法国总统。

让·杜克勒：戴高乐警卫队队长。

罗杰·弗雷伊：法国内政部部长。

亚历山大·桑根纳蒂：法国内政部秘书长。

尤金·纪博：法国保安总局局长。

马克斯·费尼：法国司法警察总监。

莫里斯·布维埃：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

克劳德·勒伯尔：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路西安·卡龙：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队长。

罗兰：法国保安总局行动分局局长。

莫里斯·帕彭：巴黎警察局局长。

森克莱·德·维劳本：法国爱丽舍官上校，总统秘书处秘书。

瓦伦丁：法国奥弗涅省警察分局局长。

比埃尔·瓦尔雷：法国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

科勒特·夏伦尼：男爵夫人。

夏尔·布勒：出租汽车司机。

布列安·托马斯：英国特警处侦探长。

迪克松：英国特警处副长官。

贝利·劳埃德：英国外交部下属的秘密情报处官员。

马克海姆：英国中央档案局总督察。

**安东尼·曼林逊：**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

**詹姆士·哈罗比：**英国首相的保安队长。

**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秘密军队组织”OAS的领导人。

**阿兰·布格勒内：**“秘密军队组织”OAS的领导人，蒂尼的副手。

**安东尼·阿古：**“秘密军队组织”流亡在外的行动首脑。

**马尔克·罗丹：**原为安东尼·阿古的副手，“秘密军队组织”新的行动首脑。

**卢内·蒙克雷：**“秘密军队组织”首脑罗丹的副手。

**安德烈·卡松：**“秘密军队组织”首脑罗丹的副手。

**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秘密军队组织”首脑罗丹的保镖。

**杰奎琳·仲马：**美容师，森克莱上校的情妇，“秘密军队组织”成员。

**瓦尔米：**中学教师，“秘密军队组织”成员。

**豺狼：**真名不详，系“秘密军队组织”雇佣的职业刺客。

**却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一个英国人。

**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豺狼冒用的名字。

**佩尔·詹森：**豺狼冒用的名字。

**马蒂·舒尔勃格：**豺狼冒用的名字。

**安德烈·马丁：**豺狼冒用的名字。



## 内容简介

他的任务：行刺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

他的开价：50 万美金。

他的要求：绝对保密，即使是对于他的雇主。

他的代号：豺狼。

1963 年 3 月，在奥地利一个平淡、寒冷的早上，一条新闻消息触发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刺杀戴高乐总统的阴谋。不久，一个调动法国全国警察、特工、保安人员追捕“豺狼”的秘密行动也随之开始了……

作品已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成为西方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选题策划：成平 雷良波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 作者简介：

弗·福赛斯，系世界最有特色的国际政治惊险小说大师。他1938年出生于英国阿什福，6岁曾试图搭载美军坦克去诺曼第，16岁能单独驾驶双翼飞机，17岁成为斗牛士，19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任战斗机飞行员。后作为英国路透社和广播公司驻巴黎、柏林和比拉夫等地的高级记者，足迹遍及欧洲、中东和非洲，能讲英、法、德、俄和西班牙语，特殊的身分和丰富的生活，使他积累了广泛的国际问题知识和大量的创作素材。

1971年开始小说创作，而以《豺狼的日子》一举成名。曾发表《敖德萨档案》、《谈判高手》、《上帝的拳头》等多部国际政治惊险小说。作品往往以政治事件为背景，题材重大，构思巧妙，情节惊险，悬念迭起，使人们于阅读中获得大量国际政治、军事、谍报等方面的知识，并享受到惊心动魄的阅读快感。

弗·福赛斯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而据此改编的电影，更成为西方电影界赢利的大片。

作家现居英国伦敦郊外。

巴黎。

1963年3月11日6点40分。这一天的清晨特别冷。

尤其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的时候，似乎天气显得更加寒冷了。

在巴黎郊区伊弗雷堡的大院里，有一位法国空军中校被反绑着双手，站立在冰冷的木桩前面。此刻，他那双眼睛不时地闪现出冷漠、怀疑的目光，凝视着站在20米以外的一队士兵。

他，就是35岁的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似乎为了稍微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他用脚尖踢着地上的砂砾。这时，有人走过来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

在死亡即将降临之时，有一位神父站在中校的旁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二十位士兵拉开枪栓，推上子弹。在一阵子弹上膛的咔嚓声中，神父的诵读声更加显得软弱无力。

从高墙外面，传来了一辆向市区飞驰的汽车的喇叭声，正好掩盖了行刑队长发出的“瞄准”的口令声。

世界此刻一片寂静。突然响起的枪声，并没有引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的丝毫反应，只惊动了一群鸽子，它们被吓得扑棱棱地向寒冷的天空飞去。枪声的余音，也消散在墙外车辆往



来的噪音之中了。

被处决的这个军官，是“秘密军队组织”OAS的领导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谋刺法国总统。而随着此时他的死亡，应该说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命运的拨弄，它却反而成为另一个重大事件的开端。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追述为什么在3月的这一天清晨，在巴黎郊区的军事监狱的院子里，要枪决这个人。

1962年的夏天。

当夕阳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在宫前广场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的时候，人们才感受到了一丝令人快慰的凉意。

在每年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到了傍晚的7点，气温仍然达到摄氏25度。在这样闷热的城市里，每到周末，妇女和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坐汽车或者火车到乡间去度假。

1962年8月22日。

就在这一天，待在巴黎近郊的几个人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他们认为，在这一天，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的生命即将终止了。

当城市的居民们正打算到郊区比较凉爽的河滨和海滩去躲避市区的酷暑时，爱丽舍宫里的内阁会议仍在紧张地进行着。

在广场的树荫下，停放着16辆黑色的雪铁龙DS型轿车，这些轿车首尾相接，连成一圈，占去了广场四分之三的空地。

汽车司机们都在树荫下乘凉。他们连续不断地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着主人们的到来。

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内阁会议时间特别长。直到快7点30

分时，一个身戴饰链、胸挂奖章的侍从官，在皇宫六级台阶顶上的厚玻璃门后出现了，他朝警卫打了个手势，司机就即刻行动起来。

有的司机把吸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了砾石缝里。

大门两边，岗亭里的保卫人员和警卫都站得笔直。

巨大的铁栅栏门打开了。

当第一批部长们在厚玻璃门后出现时，司机们已经坐在轿车的驾驶座上。侍从官把门打开，内阁部长们乱哄哄地走下了台阶，临别时互相祝愿能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末。轿车依次开到台阶下面，侍从官躬身打开后座车门，部长们各自登上座车，在举手敬礼的共和国卫队面前疾驰而过，驶向通往郊外的大道。

不到 10 分钟，他们都已走光。

两辆长长的黑色 DS19 型雪铁龙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它们缓慢地开到台阶下面。第一辆车插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小三角旗，开车的是法朗索瓦·马鲁，他是国立萨托里宪警学校训练总部出身的警察司机。他生性沉默寡言，从不参加院子里部长司机们的玩笑；他的冷静果断和开车又快又稳的能力使他一直当着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鲁以外，别人不驾驶这辆汽车。

这辆车后面的第二辆 DS19 型轿车也是由一个萨托里宪警学校出身的警察驾驶的。

7 点 45 分，玻璃门后面出现了另一群人，砾石路上的共和国卫队再一次挺胸立正。只见戴高乐身着惯常穿的深灰色双排扣西服，打着黑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面。按照传统习惯，他先把夫人让出玻璃门，然后挽着她的胳膊，走下台阶，来到

等待着的雪铁龙轿车旁边。他们在车旁分了手，总统夫人上了第一辆车，坐在左边后座上。戴高乐将军在她后面从右边上了车。

他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当时是法国陆军装甲兵参谋长，他检查了一下左右两扇后车门是否都关好，然后才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上。

另外两名警卫人员陪着总统和夫人走下台阶后，登上了第二辆车。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卫人员昂里·德儒戴，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昂里·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间的手枪，坐在司机的旁边。从这时起，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转动着，他并不注意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

第二个人对留下来的警卫人员嘱咐了几句话后，进入了轿车的后座。他就是戴高乐总统的警卫队长让·杜克勒。

在广场两侧的墙边，有两个戴白头盔的摩托车手发动引擎，徐徐驶出阴影向大门开去。摩托车手并排停在大门边，他们互相保持着 10 英尺的距离，注视着后边的汽车。马鲁驾驶的汽车启动后，紧跟在前面的两辆摩托车后边。第二辆汽车则跟在马鲁的汽车后面。

这时，是下午 7 点 50 分。

这一小队驶入通向市郊的大街，进入马利尼大道。小车继续向前行驶着。在大道边的栎树下，有一位头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车队，就驾车离开便道，他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

8 月周末的大街上，车辆往来都很正常。总统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听到摩托车的警报声后，才知道

小车队的到来，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驶的其他车辆，让小分队通过。

小分队在树荫浓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车速，飞快地进入了克雷蒙梭广场，直向亚历山大桥驶去。只见那个骑摩托车的人，紧紧地追在这个车队后面，继续跟踪着。

马鲁驾驶着汽车跟着两位摩托车警卫后面过了大桥，直奔向加里昂尼将军大道，然后驶入宽阔的莫凡立特林荫大街。

到这时，后面跟踪摩托车的那位青年人确认戴高乐车队是驶向巴黎郊区的，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到了里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小金属辅币，利用咖啡馆里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这时，在巴黎的郊外，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着。他在空军部工作，已经结婚，并且有三个孩子。虽然他有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心里则充满了对夏尔·戴高乐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放弃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在 1958 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

对他自己来说，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未使他个人遭受到什么损失。所以说他仇恨戴高乐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谁要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死这个人以表示对祖国的忠诚。

在那个时期，有这种观点的人何止千万，但像他那样成为“秘密军队组织”领导成员的到底还是少数。这个组织的人员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喝着啤酒。酒吧间侍者把电话递给他以后，就到酒吧间另一头去调整电视机去了。巴斯蒂安

·蒂尼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谢谢你。”就放下了电话。他的啤酒钱是先付过了。于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间，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街对面，一个青年妇女把她一楼套间窗子上的纱窗帘放了下来，转身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走的是第二条路线。”五个青年人——他们不都是老练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来。

其余七个人年龄较大，也不那么激动。他们之中有一个老于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兰·布格勒内，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他35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当。他39岁，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颚，是一个狂热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他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农业工程师，两年后变成了“秘密军队组织”的一个最危险的刺客。由于他腿上曾经受过伤，所以，人们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十二个男人通过楼房的后楼梯来到了一条小街，那里停放着六辆车，都是偷来或租来的。这时是7点55分。

巴斯蒂安·蒂尼亲自花了许多天研究行刺地点、测量射击角度、计算车辆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辆所需要的火力。他选定的地点是通向小克拉玛区主要交叉路的一条又直又长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马路。

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带长枪的射击手组成，他们在不到交叉路200米的地方向总统的汽车开火。他们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辆埃斯塔费特牌面包车里，以非常小的角度向开过来的车

辆射击。

根据巴斯蒂安·蒂尼的计算，等到前面一辆车开到和面包车并排的地方时，应该有 150 颗子弹穿过那辆车。等到总统的汽车被迫停下的时候，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就从一条小街拥出来，以近距离猛扫，把总统的警卫人员干掉。然后两个小组会合到一起解决总统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后，跳上停在小街的三辆汽车撤走。

八点零五分，两个小组的射击手已经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击位上。巴斯蒂安·蒂尼亲自担任了望员，他站在距射击地点向巴黎方向约 100 米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他手里拿着报纸，眼睛一眨不眨地向远处望去。

他们共同约定的信号是：他挥动报纸向站在面包车旁的第一组组长赛格·贝尔尼发出命令，后者再把命令转达给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的射击手。阿兰·布格勒内将开车拦截警车，而“拐子”乔治·瓦当开枪扫射。

戴高乐总统的小车队离开巴黎市中心拥挤的街道，进入较宽阔的郊区大道时，车速已接近每小时 60 英里。马鲁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后面的那位老将军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车速又加快了一些。两辆摩托车已经落到了车队的后面。戴高乐将军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乐意让他们离开。

正在担任了望的巴斯蒂安·蒂尼这时不知道他已经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他在被捕一个月之后，才从警察嘴里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在研究行刺时间表时，查对日历，知道 8 月 22 日到 8 点 35 分才天黑，即使戴高乐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还有充裕的时间。戴高乐这一天的确是晚了。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是 1961 年的日历，而 1962 年的 8 月 22 日却在 8 点

10分天就黑了。这25分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8点18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车队沿着解放大街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朝着他飞驰而来。他拼命地挥动报纸。

街对面100米以外的地方，贝尔尼愤怒地努力透过朦胧夜色凝视着公共汽车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挥动了报纸没有？”他也不知在问谁。

话音刚落，他就看到总统汽车那尖尖的车头闪过车站进入了眼帘。“射击！”他对脚边的人尖声叫道。他们开火时，车队已到了他们眼前，他们以90度的角度，对一个以每小时70英里速度驶过他们面前的活动目标射击。他们的射击技术还算高明，汽车被十二颗子弹击中了，但大多数子弹是从后面打中雪铁龙轿车的。两个轮胎被击中了，虽然它们是自封式轮胎，但是气压的消失使开得很快的车子全靠前轮在地面上滑行，东倒西歪地向前冲去。正是这个时候法朗索瓦·马鲁救了戴高乐将军的命。

这时，另一个射击手又射中了轮胎，其余的人则向汽车的后窗倾泻他们的子弹。有几颗子弹射进车身，有一颗子弹在离戴高乐的鼻子只有几英寸处穿过。坐在前座上的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转过身来对总统和夫人大声吼道：“趴下！”此刻，总统夫人立即把头伏在丈夫的膝盖上，而这位将军扭转身子望着后窗叫道：“怎么，又来了？”

马鲁紧握方向盘，慢慢地让车子滑行，同时柔和地逐渐把油门踩下去。雪铁龙轿车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动力之后，又重新往前冲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处，正是在这交叉处的一条横街上埋伏着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警卫车紧跟着马鲁的车尾巴，没有挨着一颗子弹。

阿兰·布格勒内把车子引擎开着等在杜布阿大街上，两辆

汽车的高速度使他显然只有两种抉择：进行拦截而自杀，让猛冲过来的金属体把他辗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离合器，连半秒钟也迟疑不得。他选择了后者。当他把车子开出小街，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路线时，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乐的座车并行，而是和戴高乐的警卫人员德儒戴和杜克勒警卫队长的座车并行。乔治·瓦当把半个身子伸出右边的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倾泻在前面的雪铁龙轿车的后部，他从打碎的玻璃窗里似乎可以看到戴高乐的身影。

“为什么不还击，这些白痴！”戴高乐生气地问道。此时，德儒戴原打算对准 10 英尺以外平行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汽车射击，但是汽车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杜克勒警卫队长对司机大声吼道，要他紧跟总统的座车。几秒钟后，“秘密军队组织”的车子落后了。两名摩托车警卫人员中，有一名因阿兰·布格勒内突然从小街冲出而从车上跌下来。这时，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飞速地向前面的车队靠拢。这样，总统的车队冲过十字路口，向郊外驶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射手们来不及互相埋怨，他们急忙离开原来的汽车，跳上预先停在路旁准备逃跑的三辆汽车，很快消失在渐渐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利用车上的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10 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命令把汽车开到直升飞机旁边。

汽车停下来后，一批官员立即围了上来。车门打开了，他们把震惊的总统夫人先扶下车，戴高乐把膝盖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则从另一边下车，他不顾四周官员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搀扶住夫人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总统对夫人说。



然后，他转过身对其他官员说出了他对“秘密军队组织”这次行动的评价：“他们射不准！”说完，他就扶着夫人上了直升飞机，坐在她的旁边。德儒戴也跟着上了飞机。他们动身去乡间度过周末。

到这时，法朗索瓦·马鲁还心有余悸，脸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汽车右边的两个轮胎已被打掉，最后仅靠轮圈向前滑行。杜克勒暗自庆幸，没有出大乱子。他安慰了马鲁几句，接着就去处理那些必须尽快处理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打听这桩谋刺事件，但苦于缺乏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只好凭个人的猜想来写报道。然而，法国警方则以保安总局为首，加上特工人员和宪兵队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工作，接着进行了搜捕。

这次搜捕活动仅次于以后进行的追捕另一个刺客的活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尚未弄清楚，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9月3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个线索。

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况有相似之处，是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获得的。

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在一条巴黎通往马赛的高速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坐着四个人的小汽车。这一天，他们已经拦住了几百辆汽车，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他们检查这辆小汽车时，其中有一个人拿不出身份证，说是已经遗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个人带到瓦朗斯镇进行例行的查问。

在审讯中，他们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无关，因为这三个人